

一本在投融资圈流传多年的手抄笔记
生动讲透圈中的玩法和猫腻

对赌

全新修订版

陈楫宝◎著



在中国玩投融资，无论你是白子还是黑子，
你都已经站在了天堂和炼狱的入口……



非外借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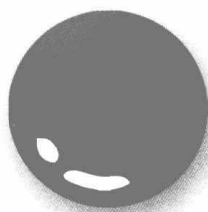


博集天卷
CS-BOOKY

对赌

全新修订版

陈楫宝◎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赌 / 陈楫宝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04-8014-1

I. ①对…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53970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财经小说

DUIDU

对赌

作 者：陈楫宝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秦 青
策划编辑：康晓硕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
封面设计：红杉林文化
版式设计：李 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 × 995mm 1/16
字 数：363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014-1
定 价：42.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楔子



“方远，说话方便吗？OK，我手头有一个亿，你帮我在华尔街找个有经验的操盘手，尽快把资金安全地转移到境外。”接到石文庆从国内打来的电话时，秦方远正在哈得孙河一艘灰白色的摆渡船上争分夺秒地打盹儿。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天空刚刚泛白，自由女神在晨曦中举着火炬，精神抖擞。

“什么？你有一个亿？！美金还是人民币？你回国才几年啊！”已经入秋，河风夹杂着寒意吹过来，秦方远打了个激灵，“这还不简单吗？买房置地，直接投资，或者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离岸公司，花钱的招数很多啊——你可是哥大MBA出身呢！”

“当然是人民币啊！我回国才三年，怎么可能搞到一个亿？是一个处级官员的，在垄断行业专管审批。我帮他理财，就是那种钱，你懂的，想转移出来漂白了。”

秦方远一听，全明白了，他本能地看了下周边的人。这条船上，坐着不少华尔街未来的富翁和金融界宠儿，也许因为说的是汉语，除了声音大引起些许关注外，他们都在忙着打盹儿或者敲打电脑、玩iPad，没有什么人关注这

个年轻的亚裔小伙子在电话中说什么。秦方远转身跑到外面的甲板上，压低声音说：“这事儿有风险，你怎么也干这事儿啊？华尔街确实有帮朋友在专门搞这些勾当，不过佣金挺高，至少20%。”

“哈哈，我就知道找你靠谱儿。华尔街嘛，只要有暴利，这些人都可以去杀人放火了。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如果能获得50%的暴利，资本家可以铤而走险；如果能获得100%的暴利，资本家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

“你少跟我贫啊！这事儿得稳妥，否则宁可不做，别把我朋友一起给害了。”秦方远说完，就在心里嘀咕一句：大清早的，说什么杀头之类的话，也忒不吉利。

石文庆嘿嘿一笑：“佣金当然没问题，潜规则我懂，只要安全、稳妥、迅速。这个官员也是海归，明事理，守规则，愿意出这笔费用。如果是土鳖，我就懒得操这份心了，这种人一听要出这么高的佣金，还不如让人直接杀了他呢！他们也根本不会盘算弄到这些钱自己付出啥成本了。”

快挂电话时，石文庆抢着说：“我很快会过去找你谈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整天在华尔街混，离祖国很远，思想已经很土了，国内现在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造富呢。”

挂了电话，秦方远站在甲板上，迎着清凉的晨风，起床时梳得格局鲜明的头发被吹得有些凌乱。望着迎面而来的曼哈顿，一排排巨楼在晨曦中巍峨地耸立，秦方远突然想到了一个词——over-qualified（大材小用），这个词用在老同学石文庆身上恰如其分。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1

楔子 ▶ 001

第一章

疯狂造富

▼
001

1. 100 倍市盈率盖过华尔街 ▶ 002
2. 回国，还有青春可以赌 ▶ 012
3. 人人都跑到中国淘金 ▶ 019
4. 做投资两年就有了豪房名车 ▶ 024

第二章

中国式基金

▼
027

1. 人民币基金想不怀孕就生孩子 ▶ 028
2. 全民 PE：个个拼爹，投资靠抢 ▶ 037
3. 前辈忠告：海归必须本土化 ▶ 047
4. 融资求生 ▶ 055
5. 要操盘，先掌权 ▶ 057
6. 中国式海归聚会 ▶ 061

第三章

运筹帷幄

▼
069

1. 成大事者，不怕得罪人 ▶ 070
2. 一天接到好几个 VC 电话也不是好事 ▶ 075
3. 融资关键：商业模式清晰 ▶ 080
4. 人生处处名利场 ▶ 084
5. 商业计划书的三个关键问题 ▶ 088

第四章

关键交易

▼
101

1. VC 的七寸 ▶ 102
2. 投行的雷池 ▶ 107
3. 期权池：利益矛盾集中点 ▶ 111
4. 各种协议，各种猫腻 ▶ 117
5. 中国式上市：狡猾的 VIE ▶ 125
6. 典型性造假：阴阳合同 ▶ 133
7. 分手情意在 ▶ 139

第五章

对 赌

▼
141

1. 对赌是还没结婚就想着离婚 ▶ 142
2. 投资的非正常竞争 ▶ 146
3. 僵局才是真正的较量 ▶ 153
4. 压力测试：灰色交易的信用方案 ▶ 156
5. 绷到最后再笑 ▶ 162
6. 落袋为安 ▶ 166

第六章

高调出击

▼
169

1. 出来混，有些规矩还是要守的 ▶ 170
2. 跳槽高管有反骨 ▶ 173
3. 带一个美国姑娘回老家 ▶ 177
4. 资本入侵乡村 ▶ 181
5. 记者大闹发布会 ▶ 184
6. 有了风投不一定就能上市 ▶ 190
7. 一辈子与钱打交道也不是好事 ▶ 192
8. 媒体潜规则：封口费 ▶ 194
9. 物是人非事事休 ▶ 199
10. “傍大款”的销售经 ▶ 202
11. 暴富了可以嘚瑟，但要看对象 ▶ 206

第七章

洗 钱

▼
209

1. 收购中的虚拟对手 ▶ 210
2. 尽职调查：要规范，还是要时间 ▶ 214
3. 在资本市场，你骗别人，别人也会骗你 ▶ 215
4. 疑窦重重的收购 ▶ 218
5. 要为股东负责到什么程度 ▶ 220
6. 收购的三种方式 ▶ 221
7. 最大的规则是没有规则 ▶ 223
8. 副市长想吃“洋豆腐” ▶ 227
9. 谁敢挣官员的钱 ▶ 228
10. 一顿 600 万元的午餐 ▶ 232
11. 花钱也要讲技巧 ▶ 237

第八章

内部人控制

▼
239

1. 冷飕飕的夏天 ▶ 240
2. 旧爱归来 ▶ 243
3. 摊牌 ▶ 246
4. 瞒不住了 ▶ 249
5. “亲信会议”浮夸风 ▶ 250
6. 高管也是局外人 ▶ 254
7. 断臂求生 ▶ 257

第九章

董事之战

▼
261

1. 董事会汇报材料是“做”出来的 ▶ 262
2. 纸里包不住火 ▶ 265
3. 投资人的秘密会议 ▶ 267
4. 执行对赌失败 ▶ 268
5. 期权梦想成空 ▶ 273
6. 人人都有感情债 ▶ 275
7. 送上门的美女不能要 ▶ 280
8. 新 CEO 被人买了一条腿 ▶ 282
9. 政商关系：离不开，靠不住，得把握一个度 ▶ 283

第十章

资本骗局

▼
287

1. 东窗事发 ▶ 288
2.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 295
3.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 298

- 4. 融资骗局 ▶ 300
- 5. 借壳上市的隐患 ▶ 304
- 6. 华侨骗子 ▶ 306
- 7. 前女友孤独离开 ▶ 307
- 8. 暗箱操作靠不住 ▶ 310
- 9. 上市后遗症 ▶ 314

第十一章

理性归来



317

- 1. 中国概念股寒流 ▶ 318
- 2. 内幕重重 ▶ 319
- 3. 不能上市，那就期待被并购 ▶ 322
- 4. 磨难是男人的财富 ▶ 324
- 5. 故园乔木 ▶ 329

后记 ▶ 330

第一章

疯狂造富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是个人就谋划着创业、融资、上市，千万富翁层出不穷，机遇千载难逢！你是继续在惨淡的华尔街耗费大好青春，还是回国用青春赌明天？

1. 100倍市盈率盖过华尔街

这天下午，秦方远正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总部大厦里忙着手头的活儿，突然接到石文庆的电话。他火急火燎地说，自己现在就在曼哈顿百老汇，让秦方远赶紧过来。秦方远一阵疑惑：这家伙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秦方远在美国已经待了五年，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摩根士丹利总部工作。走在两边高楼林立、不到一英里长的华尔街，抬头望着一线天，这个一米八多的小伙子，时而感到很渺小，钢筋水泥垒砌的建筑物把空间压缩得局促、狭小，人类就像一只只蚂蚁被踩在脚下；时而也会感觉很强大，穿梭在这条街上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财富！自己迟早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想到这儿，他的梦想充盈着胸膛。尤其是拿到摩根士丹利的录用函，第一次以一名正式的华尔街员工的身份穿梭在这条街上的时候，他雄赳赳，气昂昂，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的梦想触手可及。

梦想是有保鲜期的。一段日子后，他总结出这句话，自己都觉得很精辟。

接到石文庆的电话后，秦方远赶快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用品，打卡下班。在下电梯的过程中，石文庆的电话又追过来，问他到哪儿了。

“催什么催啊，我在电梯里呢。”秦方远很不习惯在拥挤的电梯里接听电话。苹果手机的铃声似乎千篇一律，人们都懒得去折腾，直接采用了出厂时设



置的铃声马林巴琴。因此在手机铃声纠缠不休的响声中，同梯的其他人也习惯性地低头翻看自己的手机是否有来电。并且，在逼仄的电梯空间里，白领们自觉地尽量不接听电话或保持沉默，不像在国内任何场合国人习惯信手接打电话，旁若无人地嚷着。在这种窘境下，石文庆连续拨打了三次电话，秦方远摁掉了两次，刚摁掉电话又响起，直到第三次，他硬着头皮摁了通话键，压低声音说：“马上就到。你小子怎么说来就来？之前没见你办事这么积极啊。出国之前怎么也得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吧！你总是喜欢搞突然袭击。”

放下电话，想起石文庆的绰号“西门庆”，秦方远哑然失笑，刚才还有的一些不快转眼便烟消云散。这个绰号还是在国内念本科时，班上同学票选的，不仅谐音，而且还是石文庆那些花花事儿的真实写照。

转眼间，秦方远从摩根士丹利的大厦出来，快步拐弯，远远就看到石文庆那颗硕大的脑袋，剃着板寸，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一袭黑风衣，戴着墨镜，在那儿东张西望，晃来晃去。

石文庆迫不及待地冲上来，给秦方远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熊抱：“哥们儿，三年不见，你在华尔街混得人模狗样的。瞧瞧，这走路姿势，西装革履，人家都以为你是华侨二代呢，其实还不就是来自中国山沟沟里的一个穷小子。”

秦方远的情绪一下子被这种调侃感染了，也顾不上风度，顺势捅了石文庆的胸口一拳：“今天怎么打扮得像个亚裔黑社会啊？”

“像吗？我也就衣服黑了点，肤色可不黑。”

“你的心没黑就好。你跑到纽约就办那事儿啊？不是给你介绍了人，你们正在联系办理吗？”

石文庆夸张地扫了眼四周，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从身边穿梭而过，个个行色匆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目不斜视，他心想：都金融危机了，大家都还那么忙着呢。他们也无暇顾及这对年轻的小伙子在嘀咕或密谋什么。石文庆收回瞬间走神的思绪，他盯着秦方远，郑重其事地说：“那事儿办得差不多了，这次顺便过来感谢你。最主要的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找你，跟你密切相关哦。”然后，他眨眨眼，刚才那副故作严肃的样子不见了。

秦方远一听就乐了。“跟我有啥关系啊？别出事了把我牵进去就行，我怕心脏扛不住哦。”秦方远右手拎着公文包，左手往左胸轻抚了下，开玩笑

地说。

“你不是从小就练岳家拳，身体强壮吗？走，我们吃饭去，边喝边聊。”

秦方远逗他：“去老地方‘成都印象’吧？”

“去五粮液川菜馆。”石文庆张口就来，不容置疑。

成都印象是他们当年留学美国时去得最多的川餐馆，靠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整个纽约市的中餐馆都偏少，唐人街虽然有几家装修考究的川菜馆，但做的菜不地道。当年跟着中国的地方官员或者商业考察团混吃最多的就是在“成都印象”和靠近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的五粮液川菜馆，那菜做得才叫地道。“成都印象”的条件不敢恭维，空间局促，设施简陋，中国内地的官员过来在这里吃请，总是抱怨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餐馆怎么这么不上档次。其实，这已经是纽约最地道的中餐馆之一了，虽然价格高，一盘毛血旺都要30美元，还天天爆满呢。

“知道你的小心思，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湘妹子早就不在了。都三年多了，人家早就嫁作商人妇，怎么会傻傻地一直原地等你？你就别惦记了。”秦方远边开路边揶揄他。

“我是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就别瞎操心了。”石文庆扬扬自得的劲儿，三年不见，丝毫未减，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他们在五粮液川菜馆中心坐下，石文庆慢悠悠地脱下风衣，递给秦方远——他背后有个简易的挂衣钩。秦方远扫了一眼，Burberry（博柏利）。石文庆自嘲般解释说，虽然博柏利在英国已经沦落为小痞子的标志性行头，但在中国可是一个巨时髦的牌子。

他强调说：“我可不是啃老族啊。当年在美国念书，我是真的不愿意刷盘子，确实花了老爷子不少银子，但现在可是自力更生。”

“看来真应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那句话。”秦方远接话正色道，“你那钱挣得可是冒大风险了。”

石文庆不屑：“你说这类钱？确实有风险，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高风险高收益是孪生兄弟。不过，我也就是业余搞搞，兼职的。”

“你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美国读书时，你推荐我看的那部网络小说《回国驯火记》，就是美籍华人安普若安校长的大作。那个主人公包博，你模仿他可真是不遗余力！”

“那是我回国后学习包装的圣经。不过，那只是小说，现实生活可比那精

彩多了。”

开始点菜，秦方远说：“今天我得尽地主之谊吧！你随便点。”说到吃饭，秦方远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当年上学没少蹭石文庆的饭局。

石文庆也不客套，三下五除二就点好了。秦方远一看，还是石文庆最爱的那三道菜——麻婆豆腐、毛血旺和水煮鱼。这个口味重的习惯，他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石文庆点好菜，喝了口普洱茶，四处张望。

秦方远一看就知道他在干什么，说：“别找了，那个湘妹子真的嫁人了。你都三年不跟人家联系了，你还真以为有跨越时空的爱情啊？再说，就你那德行，拈花惹草片刻不空闲，人家凭什么等你？”

“不是，一年前我们还联系来着，也没跟我说要嫁人啊。你说的是真的假的？”石文庆半信半疑。

“骗你干吗？人家嫁到迪拜去了，男方是石油大家族，据说还是Burj Khalifa Tower（哈利法塔）的股东之一。这段姻缘在华人圈里还被传为‘财子佳人’的一段佳话。”

“×，什么‘财子佳人’？嫁到那地方，人家男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有她的好日子过吗？”石文庆似乎痛心疾首。

“不说她了，嫁人是人家的权利。你在国内也没闲着。对了，那个天津妹子咋样了？你把人家肚子搞大又始乱终弃了吧！”

一听天津姑娘，石文庆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那姑娘可是中国国航的空姐，石文庆坐头等舱时泡上的。刚泡上的时候，石文庆还跟秦方远炫耀说那个小姑娘是1987年的，是个小处女，得意得不得了。后来他把那小姑娘的肚子搞大了，一个要嫁，一个不娶，两人没少折腾，这是石文庆在越洋电话和MSN中跟秦方远痛诉最多的事情。

“我们是有爱情的，你有过在人家窗前守候整整一晚上的经历吗？”

秦方远双手抱拳，做佩服状：“哈哈，这话我听多了。我还知道某人在杭州出差，在北京的姑娘说想吃草莓，某人立马打的赶到温州亲自采摘，又连夜赶回北京送到姑娘手上，把那姑娘感动得当晚就以身相许。不过这是某电影学院彼姑娘，可不是此空姐哦。”

石文庆有些生气了：“哥们儿可不是来讨气受的。再说了，我那些事情也就跟你唠唠，你怎么拿出来调侃我啊？”

秦方远立即打住，呵呵一笑了之。

石文庆也不是善茬儿，转头调侃起秦方远来了：“乔梅快硕士毕业了吧？那你们俩就可以夜夜笙歌，不用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了。”

“她已经念博士了。”秦方远赶紧转移话题，“先别谈她，你回国这三年混得怎么样？平常电话里也没有觉得你咋的了，但今天你这个样子简直是脱胎换骨了。”

本科的同班同学中，石文庆和秦方远是同一年申请来美国读研的，而且相距很近，秦方远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学金融，石文庆则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念MBA，这个专业每年录取的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名额很少，石文庆自己也认为是撞了大运。跟秦方远不同，石文庆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发展。

喝口酒，秦方远又问：“你这次除了办那事儿，还有啥事儿来着？打算来华尔街抢花姑娘？”

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后，誉称金砖国家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纷纷涌向美国华尔街，既抢钱又挖人。国际金融危机，热钱四处寻找安全地带，人才价格也便宜。

石文庆一听就乐：“这句话你还真说对了，我是来抢人的。”

石文庆回国后并没有回湖南衡阳接管家族企业，而是在北京选择了一家投行公司，主要做项目中介。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李宏。

李宏这个名字让秦方远肃然起敬。美国一些商业杂志经常会出现关于他的报道，比如回中国创业之前，已经在美国硅谷创建了一家提供领先的局域网服务的企业，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他还是华夏资源科学技术协会的创始会长，这个协会是由在硅谷的企业家和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领袖组成的高科技企业家协会。

李宏创建的华夏中鼎投资集团以提供投融资顾问为主业，帮助准备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成功运作前期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和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融资，还运作一些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在华尔街华人圈的名头较响。这次，他们跑到美国，转了旧金山和洛杉矶，去了硅谷和华尔街，寻找一些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打算自己成立一只基金做投资。

秦方远拿起石文庆的名片：华夏中鼎投资集团公司投资总监。这个职务翻译成英文是Associate（投资经理或投资总监），而秦方远至今还是个Analyst

(分析师)。

石文庆有些得意地说：“我明年就可以干到VP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了。”

秦方远看着石文庆的样子，半带嘲弄地说：“Associate在华尔街就是一个普通随员，一个跟班的，翻译成中文也就是个投资经理，哪是啥投资总监啊？也就骗骗国内那些土老板。”

石文庆有些尴尬，抢过名片，有点儿孩子气地嘟囔：“你等着，不出三年，我就是MD (Managing Director, 董事总经理)。”

秦方远一听就乐：“知道什么叫MD、PE和ED吗？学医的嘲笑说，你们千万别告诉我你在一家PE公司担任MD或者ED什么的，来看看吧，PE是Premature Ejaculation (早泄)，MD是Muscular Dystrophy (肌肉萎缩症)，ED是Erectile Dysfunction (阳痿)。”

石文庆还未听完就笑得要喷饭，用手指着秦方远：“你小子那么端庄的一个人，怎么也变得风趣了？”

秦方远待石文庆笑完，转向正题：“你们公司的业务不是投融资顾问吗？怎么想起自己搞投资基金了？”

“投行经纪业务是我们的强项，但现在做基金也是好时机，我们两手抓，两手硬。这些年公司积累了一些企业资源，成立自己的基金方便跟投。”石文庆喝了一口白酒，刚进口就吐出来了，“什么味儿啊，这还是酒吗？”他嚷嚷着要叫服务生质问，秦方远拉住了他，说这是改良酒，美国人哪喝得下高度的烈酒啊，你就凑合着吧。

石文庆擦擦嘴唇，朝着秦方远伸了下脖子：“雷曼兄弟那么个庞然大物都倒了，大量资金涌向中国避险，中国又推出了创业板，知道平均市盈率多少吗？100倍！世纪机遇啊！”

谈及业务，石文庆的脑子快速转动起来，这是哥儿俩共同的地方，秦方远曾经大言不惭地把他们的谈话定位为智者的对话。石文庆谈起中国资本市场来滔滔不绝，像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浸淫多年的老江湖，虽然他回国只不过两三年时间。在这一段时间，秦方远在华尔街按部就班地发展，做过分析师，也做过模型师，顺风顺水，也中规中矩。

分析师出身的秦方远对财务数字异常敏感，他抓住石文庆口中吐出的几个数字，脑子迅速启动了运算功能，以几何级的速度运转起来。